

爱情跪着，
婚姻哭泣着……

走过爱情跪着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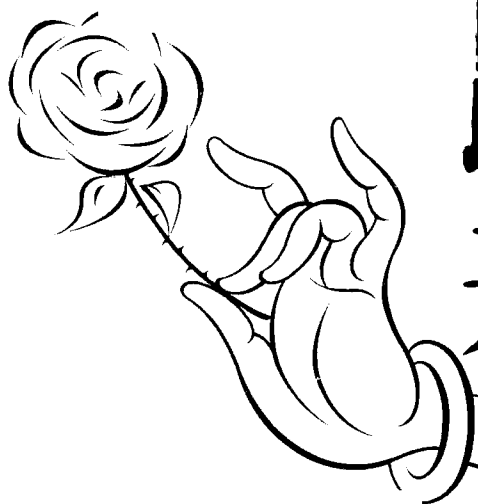


毛永辉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爱情跪着，
婚姻哭着……

走过爱情跪着的年代



毛永辉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爱情跪着的年代

毛永辉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2

ISBN 978-7-5360-4973-4

I. 走… II. 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0725号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平面设计：朱锡雄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X 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375

字 数 300, 000字

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

岳麓山下环绕着几所大学，大学里生生不息地演绎着许许多多或精彩或平凡的故事。

好不容易等到下课，心仪同阮伟来到校内一个风景较好的小园林里，找了一张小石板凳坐下。心仪同阮伟是第二次见面。可他就像见到老朋友那样，随意、坦诚并稍带几分忧郁地同心仪谈起他的事业、他的妻子和他的故事……心仪非常认真地听他讲述，虽然不能给他什么好的建议。

阮伟谈及大学生活的时候，突然说：“哦，对了，听说我们大学时的一位同学研究生毕业后分在你们学校的出版社工作。我们去看看？”

心仪想了想，说：“行！”

去出版社的路上，阮伟说：“我这位同学，大学期间非常活跃，成绩突出，相声也讲得很好，是学生干部，组织过许多校内校外的活动，大学毕业后留在学校的校报工作。但后来听说他读研的事有些曲折。”

心仪笑问：“为什么曲折？”

“学校要他报考委培研究生，说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当他考上后，学校又不同意出钱了。他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好，但他还是想办法读完了研究生。这样倒好，如今在省城工作，比我们好多了……唉……”看得出阮伟的介绍中夹杂几许敬佩、欣赏和羡慕。

阮伟淡淡述说的小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主人公悄悄地感动着心仪。

不知不觉已到出版社的门口，很容易问到了阮伟的同学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阮伟小心地敲了两下门……开门的正是阮伟的同学。他，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没有系领带，中等个，不是很靓很帅的那种，打量来客时的神态自然、得体、敏捷、睿智。在阮伟的同学的招呼声中，他们各自找了个位置坐下。

阮伟与他的同学很快地交谈起来，谈他们大学时的生活。他们也许忘记了心仪的存在，谈话内容又离心仪太远，于是心仪就默默地打量起他的办公室来。办公室并不豪华，但干净、整洁，还有几分庄严。

阮伟不太懂外交礼仪，没有为两位初相识的人彼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心仪在与阮伟的同学第一次见面的一个多月里，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

之后三人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候，阮伟的同学明白了心仪是本校中文系的学生，仅此而已。

晚餐后，阮伟与他的同学将继续追忆美好往事。心仪便知趣地回了学生宿舍。

谁也无法预知，这样一次简单而匆忙的会面，竟然对两个人之后的人生有着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阮伟就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把一个人送到另一个人的身边，便一走了之，从此不再出现。

心仪与阮伟的同学第一次见面后的一个多月内不曾有任何联系，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所大学。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同学们邀心仪去学校的舞厅跳舞。在舞会上心仪非常意外地再次见到了阮伟的同学。他是在心仪快

要忘记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的时候又重新出现的。阮伟的同学是一个人去的舞厅，见到心仪时，便热情地邀她一起跳舞。心仪点点头，轻柔地伸出右手，优雅大方地与他一起步入舞池。这一晚的舞会上，阮伟的同学忘了还有许多舞伴的存在，始终不离心仪左右，一起伴着优美的旋律，舞动着青春、魅力与未来的梦。

心仪问：“常来跳舞？”

“不，来校工作几个月了，这还是第一次来舞厅，这人也太多了。”

“听说湖大的舞厅要好些。”

“那好，明天去湖大跳舞，下午六点半在办公室等你。”

心仪微笑着点点头。其实，他说话的语气，何曾给了心仪说“不”的机会。心仪偏又喜欢他说话的方式和语气，能如此说话的，心中一定装着自信。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的上午，心仪高中时的蒋校长及他的部下来省城办事，顺便来看看心仪，并邀请心仪陪他们到公园走走。听说此时蒋校长已是家乡县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心仪上午陪校长逛公园，下午陪他们到一家比较豪华的夜总会跳舞。那时省城的夜总会风起云涌，小县城也开始流行跳舞。当时，跳舞成了招待贵宾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于是蒋校长也想学跳舞。

跳舞的时候，蒋校长问：“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心仪笑答：“没来得及思考，只是在尽力而为走好现在。”

“你高中时期，参加的活动太多了。”

“是的，所以大学期间，我拒绝当班干部，尽量减少课外活动。”

“你组织校文学社团体活动时，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学生组织的活动批经费。当时，还真有些矛盾，不知这样对学生的成长是有益还是无益。”

心仪笑笑，说：“谢谢，非常谢谢，感谢校长给予我许许多多的

关怀和支持。我想，读书期间适当的文娱活动还是有必要的，只是，正如您所说，我参与太多。”

蒋校长学跳舞很认真，跳得汗流满面也不曾有要休息一曲的意思。

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校长的部下说：“心仪，喜欢吃什么？晚上一起吃饭，之后，再找一家更好的舞厅跳舞。”

心仪突然想起晚上同阮伟的同学还有约，于是说：“真是对不起，晚上我还有点事。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校长的部下说：“哎呀，心仪，你看我们刚刚学会，正在兴头上呢。你也好久不见你老校长了，该多陪陪他。”

校长和蔼可亲，淡定地笑着说：“去忙你的吧，好好学习。”

“谢谢了，非常谢谢。祝你们此行愉快，一切顺利……”心仪边说边起身。

心仪匆匆赶回学生宿舍，简单洗漱后，换了一套衣服，化了点淡妆，又行色匆匆地走向校出版社的办公楼。路上，买了一块蛋糕、一瓶酸奶，边走边吃。时间很紧，来不及慢慢地去享受晚餐。

吃完蛋糕和酸奶的时候，也已经走到出版社的门口，此时已超过约定时间几分钟，正欲抬手敲门，门已及时打开。心仪高跟鞋的响声让阮伟的同学已明白她的到来。相互道了一声“你好”，便一同朝湖大走去。

来到湖大的舞厅，一看舞会时间，早到了一个小时。心仪，几分尴尬在心中。阮伟的同学说：“去附近的江边走走吧。”

“行，不错的主意。”心仪为自己没能准确获知舞会时间，心生几分歉意。

来到江边，过往的人和车不多，别处的灯光或者说是城市的灯光温柔地照在江边的小路上。两位初相识的人倚靠在石板护栏上静静地欣赏着城市的夜景，却不知如何开言才算是比较恰当而得体的。

阮伟的同学很小心地谈着一些有如“星星、月亮”之类的话题。

心仪微笑着静静地观看他的言谈举止。

忽然，心仪打断他的话，笑问：“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他在静静地述说中猛然惊醒，目光从夜空转向心仪，有似呆呆的神态审视着她，好一会儿不说一句话。心仪依然微笑着注视他，等待他的回答。

他终于说出了他的名字——邹骏。

后来的日子里，江边的谈话内容对于心仪已是尘封的记忆，可关于他名字的对话场景依然久久地清晰地印在脑海。这才是他们真正相互认识的开始。

湖大的舞厅不大，但就校园舞厅来说装修得还算雅致，舞池的人也不是太多太拥挤。心仪与邹骏相互成为对方最忠实的舞伴。舞会上，两人较少说话，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尚在思考中。

舞会结束后，他们一起坐车回到学校。下车后心仪站在路边看着邹骏，等着一声“再见”。邹骏平静而自然地说：“走吧。”两人心照不宣地一起朝心仪所在的学生宿舍走去。那时心仪不是住在校内的学生宿舍，而是与几位同学合租的学校附近的民房。

回宿舍的路走到一半的时候，邹骏说：“我不送你，你自己回去吧。”

心仪看了看邹骏，说：“好吧。”就头也不回地直奔宿舍。

虽说心仪能读懂邹骏此时的心思和心情，可心中却也冒出一丝不快，这只送一半的路程比不送还坏。

回到宿舍，心仪方才感觉有些累了。这一个周末过得太丰富，对于学生而言，这或许不是件好事。此时的心仪已不愿多想，也捧不起书本，于是早早地进入梦乡。

一早起床，天气很好，虽是深秋，却见了几许柔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心仪带着一份自信、一丝平静，怀揣一份希望又开始重复求学路上的三点一线的脚步和故事，休息时想想远在家乡的男朋友诗哲，想想他对她的好，对她的爱，对她的理解和支持。

诗哲是心仪转学到另一所乡中学就读初三时的老师。那所中学建在一座大山的山顶，共有两栋两层的教学楼，教学楼的中间是一个空空的专用礼堂，供学校开会及搞活动时用，礼堂边附建了一个小小的食堂，三栋二层的楼房不是建在同一个平面上，错落有致。学校的周围都是山，离农庄较远，唯有两户农家与学校远远相望。山脚下是一条小溪，小溪边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溪的水清澈见底，溪边长满了许多的青草和野花，四季如春。看小溪，白天美丽无比，夜晚却是十分的阴森可怕，还会有闹鬼的现象出现。

一天晚上九点多钟，一位女学生突然尖叫：“快看，山下的路上是什么？”正好是下晚自习的时间，同学、老师听到尖叫声都跑出来看。心仪也好奇地挤在同学们中间，往山下的小溪边看去：只见星星点点的闪亮的东西在忽前忽后地游动。

一位老师说：“大惊小怪，不就是有人在下面的路上行走吗？”

可那星星点点的东西却是忽前忽后的错落游动，久久不见远去。大家议论纷纷：“人，有这走法吗？”

“不会有人恶作剧吧。”

“深更半夜的，有人恶作剧，怕是见鬼了。”此话一出口，让在场的一些同学感到毛骨悚然。个别胆大的同学建议下山看看，可终究没人敢下去。后来有人解释说：“可能是磷火。”如果真是这样，也是够让人在深夜感到不安的。这之后连续几个晚上，都有同样的现象出现，只是时间上有些许的差别。再之后，也出现过几次。

心仪胆儿小，每到夜深时，总会想起那山脚下星星点点闪亮的错

落游动的东西，就是在离开那所学校后的几年内，都难以忘怀。山里风景很美，有时是一种凄凉的“美”，是“凄凉”多过“美”。想想那场景都会让人心生一丝寒意。

心仪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一年的求学生涯。

在这一年里，诗哲默无声地给了心仪许许多多的关怀。每到周末的晚上，留校的师生更少，校园里更是阴森可怕，特别是遇上猫头鹰的叫声凄凉地划破沉寂的黑夜，更是有夺命、惊悚之感。

每当夜幕降临，诗哲便默默地成了心仪的保护神。

因为心仪的可爱，一位未婚的女老师邀她同住。这位女老师就住在诗哲老师的隔壁。墙壁很薄，能听到隔壁的响声。每当那位女老师不在的晚上，诗哲为了能让心仪安心看书，总是在隔壁房间里制造点响声，不时动动桌椅，或咳嗽几声……直到感觉到她已安然入梦。如果心仪白天在走廊上晾有衣服，他会在天黑之前及时提醒。教学楼里没有卫生间，三百米之外的右下方有一个破旧的公共卫生间。如果心仪夜晚要上卫生间，他便会站在教学楼的门口，远远地望着她，为她壮胆。可心仪每次从卫生间出来还是有如吃了激素的短跑运动员。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天空下着暴雨，电闪雷鸣，窗外猛烈挥舞的树枝和着许多细碎杂物，总是像要透过玻璃窗，从窗帘缝里向心仪扑来。心仪坐在床上看书，不敢往玻璃窗的方向看，但又忍不住总往那方向瞄一眼，只要瞄上半点不明物，便又浮想万千，越想越害怕，心里头直打哆嗦。心仪害怕门太容易被打开，壮着胆子把房内所有的凳子搬去靠在门边，觉得还不够，又把书桌用力地移到门边靠着，搬了很多书，放在书桌上。

做完这一切，回到床上，心仪不敢入睡，继续捧着本书似看非看，害怕会有不明物破门而入，破窗而入。此时，她还未满十五岁。她好想回家，想她的爸爸妈妈。忽然，一声炸雷巨响，心仪吓得哇地一声怪叫，躲进被子里，再也不敢抬起头来。隔壁的诗哲听到叫声，知道一定是心仪又在害怕了，于是走到门口说：“没事的，别怕，我

在这里。你快睡吧，我在门口守着。”心仪听到诗哲在门口叫她，才从被子里钻出头来。

第二天一大早，女老师来校上课，用钥匙开了半天的门，打不开，就大叫心仪。睡过头的心仪好不容易搬了半天堆放在门口的东西，才把门打开。女老师进门一看，房间里乱极了，听了相关解释后，哭笑不得，但并没有责备的言语，而是十分疼爱地把小小的心仪拥入怀中，说：“傻妹子，世上哪有鬼怪，自己吓自己，唉，也真苦了你。”

从此，学校里流传着心仪怕鬼的故事。

3

“心仪，心仪，宿舍里有人找。”

同学的叫声把心仪从往事的回忆中惊醒。

心仪从校园里的小园林的石板凳上站起来，顺手拿上碗，向同学走去，边走边问：“谁找我？”

同学诡秘地笑：“问你自己，你这顿饭吃得够久的。”

“去教室看书？”

“不，图书馆。他爱上图书馆。”

心仪会意地笑笑。

回宿舍的路上，心仪在想：会有谁来找我呢，总不会是诗哲吧，这样的可能性也太小。除了上大学的第一天是诗哲送来的，之后便再也没来看过她。一是经济条件不允许，那时诗哲每月一百五十元的工资，还要寄钱给心仪。心仪让他别寄了，说妈妈给的钱已够花。诗哲不听，说省城可不是县里，各种花销要贵很多，同时也希望心仪大学期间能像在中学时一样，成为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这也是他的骄傲。其二，诗哲也要工作，他很热爱他的工作，教学很认真，教学能

力也是被学校所公认的。

诗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长得也算帅气，是那种白嫩书生的样子，待人友好，说话不多，遇事总为他人着想。诗哲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歌声更是让一些女孩着迷。

心仪相信，这时来找她的一定不是诗哲，会是谁呢？

心仪边走边想，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宿舍门口。

同宿舍的一位女同学，正提着一个开水瓶从隔壁宿舍走出来，看到心仪就直叫：“你可回来了，有人找你。宿舍里没开水了，刚才跑到隔壁借了一点，正好，你去给他倒水吧。她们都走了，我也要去教室了。要是你还不回来我可……”

这位同学往里瞧了一眼，小声音说：“我可要赶他走了。”

“谢谢你，难为你了。”

“这倒不必，你让他下次给我们买好吃的就行。”

“我来买吧，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呢。”心仪说。

“是我……”

心仪转头一看，是邹骏。他已站在宿舍门里边。

心仪惊讶，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热心的同学悄悄地闪进宿舍，拿了本书，匆匆地走了，擦肩而过时，冲心仪做了个鬼脸。

“今天上什么课？”

“写作课。”心仪边说边为邹骏倒杯水，心里在想：他是怎样找到这宿舍的？昨晚在湖大跳完舞后，邹骏送她，只送了一半的路程。

“有何感想？”邹骏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没什么感想，不过，今天上写作课的老师戴了一枚很粗大的宝石戒指，总自觉不自觉地用手去触动那枚戒指，让人感觉很不好。好在他没有戴一条更粗大的金项链。一个男人，这样不美。如果是一枚恰到好处的精致的戒指，会给人以美感，但那么粗大的，真让人看起来难受。对不起，也许我说得不对。”

邹骏不自觉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说：“幸好我没戴，你说话很直爽。”

“有时是这样，有时又不是。任何人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如果他喜欢戴，对他来说应该戴，别人不喜欢可以不看，对吗？”心仪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接着说，“你刚才说我直爽，该不是在骂我吧？”

“怎么会呢？喜欢上什么课？”

“喜欢外国文学，古代汉语，当代文学，逻辑和哲学，因为我喜欢听这几位老师上的课。最喜欢的是逻辑和哲学，除了老师讲课有趣之外，还因为这逻辑学和哲学对日常生活很有用，能让人的思维更清晰，能更好地对待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事和物，面对一些具体问题时可以做出趋向正确的判断。”

心仪喝了口水，继续说：“逻辑学老师，是位三十出头的女老师，长得较普通，个头也不高，但打扮很得体。她讲课时的身体语言很美，是那种越看越美的女性。我很喜欢她，有时是盼着她来上课。”

心仪说话时，邹骏一直在笑着欣赏她。

当心仪感觉到这一点时，便不再继续刚才的话题，反问邹骏：“为什么总笑，我说错什么了？”

“没有，很好，很有趣，我只是在想，坐在我面前的还是不是一位在校学生，你说话时的措词、神态，不像是学生。你的眼神早已告诉我，你不会是位太简单的女孩。”邹骏依然笑着说。

“哦，这样，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同成熟些的人打交道，喜欢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聊天。你的同学阮伟就同我说了许多他的故事，但那一天我没多言语，一是因为时间太匆忙，二是因为他可能正处在某种十字路口，我怕自己说错了话而影响他做出正确的判断。再说我的男朋友是我中学的老师，我还得很好地同他的朋友们交往。”心仪说到“男朋友”三个字时，不自觉地心紧了一下。

“我明白了。他……”

“他，他什么？别说我了，说说你的研究生生活吧，我很想知道。”心仪打断了邹骏的问话。

邹骏想了想说：“这样吧，那些话题往后再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写作课中的新闻和通讯报道方面的问题，如何？”

“很好，不错的主意。”心仪笑笑，觉得这样可以学习、聊天两不误。

邹骏当时是第一个分到本省的学新闻出版专业的研究生，说到新闻和通讯报道，便是口若悬河，激情万丈。

心仪已没有插话的份，只是默默地听，用心地思考。

4

之后，邹骏每天下班后，就往心仪的宿舍跑，不管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就是下雪天，积雪很厚，小车无法行进，大型公共汽车也只能是在车轮上加附很粗的链条才能运行时，也不会忘记每晚与心仪无声的约定。

邹骏下班较迟，每当来到心仪的宿舍再去吃饭时，食堂基本上已是无菜可买，又一种无声的约定在诞生。心仪每晚为邹骏带一份饭菜回宿舍，自己的晚餐随便解决，给邹骏带晚餐，会跑四五个食堂精心挑选。而邹骏不论心仪买的是什么菜，都会连声说：“好吃，好吃。”有时当邹骏一碗饭只吃了一点点还连声叫“好吃，好吃”时，心仪便明白了这“好吃”的含义何在。

每天晚上，邹骏陪心仪看两个小时的书，有时在教室，有时在宿舍。心仪看书时，邹骏就在旁边校对书稿，或者看报。之后两人便是天南地北地聊，或是一起去吃夜宵，或是去江边走走。

爱，在彼此的心中，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凝聚。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邹骏提议去橘子洲头走走。

橘子洲是位于湘江水中的一个小洲，风景并不迷人，除了一些橘子树，便是一些破旧的平房。但小小的平凡的橘子洲名气不小，游人不少，源于此乃伟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地方。不过白天站在橘子洲头看涛涛江水，眺望远处的岳麓山，确实给人以澎湃汹涌、激情万丈的感觉，晚上在此看城市的夜景也会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这一晚邹骏有点心不在焉，又似乎有话要说。当心仪感觉到的时候，自己便不再说话，等着邹骏说出他想要说的。

两人默默地走了几分钟，邹骏终于开口了：“心仪，早就想同你说件事，一直没有勇气。”

“没关系，说吧！”

心仪猜不出邹骏想说什么，如此沉重的氛围，想他也说不出一个“爱”字，难道是自己说错了什么或做错了什么吗？

邹骏犹豫再三，终于开口了：“我想同你说说我的妻子。”邹骏不再往下说，而是看着心仪。

心仪十分惊讶，刹那间心在颤抖，瞬间又恢复了平静，这一切情感变化在黑夜里悄悄进行。

心仪感觉到邹骏在等待她做出反应，于是说：“谢谢你如此坦诚，继续说，我会非常认真地倾听。”

“我并不想评价我的妻子，但我想简单地介绍我与她的过去与现在。”邹骏说着，点燃一根烟。

“好吧，不过先给我来一支烟好吗？”心仪从未抽过烟，但此时，真想试试。

邹骏疑惑地看了看心仪，还是递了根烟过去，并为她点上。

心仪点燃了人生中的第一只烟。

“我与她是高中同学，当时并没有多少往来，后来她考上了中专，我进了一所大学。在大学里彼此有通信联系，有一次我生病，

有点严重，住进了医院。她得知后，向学校请假，专程来照顾我，让我很感动。我虽然在学校很活跃，但从来不敢同女生私下里多说一句话。她的精心陪护，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女性的温柔和魅力。从此我们恋爱了，毕业后结了婚。当时我的父母以及哥哥、嫂子都很反对。她中专毕业后，在我们的县中学教书。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她为我生了个女儿。女儿出生时我不在家，后来也没有时间照顾她。每次回家，女儿见到我就像见了陌生人。现在我们也没有太大的矛盾，只是在一起，已无话可说。前不久她写信要我帮她调到省城来。我刚毕业不久也没这个能耐，同时也不想这样做，后来就遇上了你。你让我不能自拔，记得第一次，阮伟带你来出版社时，还以为你是阮伟的爱人，非常嫉妒，后来才想起我其实认识他的爱人。虽然说我与妻子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可在认识你之前，我很忠于我的妻子。”

“这么说，我成了罪人？”心仪不满意邹骏后面的话。

“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邹骏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为好。其实，此时任何解释都是多余。

“为此，你会离开我吗？也许这就是我想说又不想说的原因。但我不想欺骗你，也不忍心如此做。”邹骏很有些无奈。

“让我想想。当然，你应该告诉我这些，如果真在乎我。”心仪在邹骏长长的述说中已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其实心仪也有男朋友，虽是中途几次告吹过，可都是因心仪父母的极力阻止，吹了又好，好了又吹，几经周折，诗哲总在忠实地等待。面对诗哲，心仪不忍伤害，从未想过要离开。但当心仪终于冲破父母的阻挠，从而与诗哲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关系时，却并不感到高兴，总觉得诗哲并不是自己理想的人生伴侣，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心中没有具体的概念。

自从认识了邹骏，心仪便认定他就是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人，节外生枝的迹象悄然而生。如今终于遇上了梦中人，此人却早已她属。

已是初冬的夜晚，晚风吹过，入骨的痛，心仪的泪，在悄悄地

流。

“说说你的男朋友，好吗？”邹骏打破了心仪的沉思。

“记得那时我在读高三，男朋友诗哲送我回学校，走在一条小公路上，他递了一个信封给我，叫我回校再看。回到学校，我偷偷地一个人打开了那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是一张小小的白纸。我小心地打开那白纸，一看，差点吓晕过去。那分明是用血写的一个‘心’字。从此这个‘心’字让我觉得对他已是伤害不起，也许命中注定我只能为他守候。”

一股寒流从心而过，心仪多么希望如此待她的诗哲就是自己的梦中情人，那该多好。

邹骏似乎感觉到了心仪的寒意，伸过手来想拥她入怀，却被心仪巧妙避开。

“看来他的确十分爱你。各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我不会送你一个用血写的心字，那样的爱太沉重。”

“心仪，我还有机会同诗哲竞争吗？”邹骏问。

心仪不想回答这一问题，于是说：“我们回去吧，时候不早了。”

“好吧，别想得太多了，回去好好睡一觉，有些事只能顺其自然。”

心仪回到宿舍，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5

14 周六为了躲避邹骏，心仪应朋友之约离开了校园，心想，此时陷得不深，离开不会受伤太重。

晚上十点多钟，回到学生宿舍，同学说邹骏来找过好几回了，并将一个小信封递给心仪，说是邹骏晚上最后一次来找她时留下的。